

筑路情怀

戈壁滩上的“暖心管家”

□ 窦建辉

3月初的宁夏中卫，戈壁滩上的风依旧冷冽割脸。在国家“东数西算”战略核心枢纽中国联通宁夏中卫云数据中心项目建设现场，工人们陆续返岗，工地又热闹起来。

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综合办公室职工高燕，已经在这儿扎根两年。项目上的同事都叫她“管家婆”——这个称呼里，有依赖，也有感激。

今年是高燕后勤行政的第9个年头，跟着项目跑了河北、山东、广东，一路向南，也算去了很多地方，但她没想过这一站会折返跑到这戈壁滩上。

“刚来那会儿，一望无际的荒地，风一刮满脸是沙。说实话，心里真打过退堂鼓。”回忆起初到戈壁的情景，高燕笑了笑，“但看着工友们每天照常往工地走，人家能扛，我也能行。”

后勤工作琐碎，食堂保障更是“老大难”。项目几十号人，北方人居多，爱吃面食、口味偏

重；但也有南方来的工友习惯吃米饭，口味清淡。众口难调，高燕一样一样掰扯明白，结合工友饮食特点灵活调整每周菜单，既贴合北方工友口味，隔天安排手擀面、臊子面等面食，也兼顾南方工友需求，每日备好米饭、清淡小炒，让南北口味各得其所。

为了让大伙儿吃好，她还专门准备了一本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项目每个人的喜好：张师傅胃不好，少放辣；李哥血糖高，盐得控；年轻工友爱吃辣，要备上辣酱……

“其实也没啥特别的，就是多问一句、多记一笔。”高燕说，“大家在现场那么辛苦，风吹日晒的，回来就盼着吃口顺心的。我能做的，就是让他们吃好。”

除了食堂，工团活动高燕也组织得“热火朝天”。项目上年轻人多，离家远，过节难免想家，情绪低落。高燕便变着法子把活动办进戈壁：每月定好“集体生日会”，提前统计当月寿星，订制蛋糕、准备小礼物，生日歌一响，腼腆的小

伙子们也会跟着合唱；策划“沙漠团建”，带着大家去戈壁滩上玩拔河、放风筝，平日里扛钢筋爬脚手架的汉子们，在沙地上嬉笑打闹，笑得像个孩子。

“公司工会给了不少支持，有活动经费、物资保障，我就是把这份温暖落到实处。”高燕笑着说。

工友小周插嘴：“在这戈壁滩上，要不是高姐张罗这些，日子真难熬。”

有人把这种日子叫“坚守”。高燕不这么看。

“出来打工，说到底还是挣钱养家。这份工作是我的饭碗，得端稳了。”她说得很直白，“但我不觉得自己是在‘坚守’，听着像在熬日子，我就是每天把细碎的日子过得踏实。”

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，高燕也给自己送上了一句祝福：“谢谢你没把日子过成戈壁的风沙，而是把风沙熬成了能暖到人心的烟火气。”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二局华南公司

工地见闻

春阳有信

□ 马天峰

一转眼，故乡的灯火就远成了天边的星。一转眼，母亲的饺子香还留在嘴角，人已立在乍暖还寒的风里。一转眼，冬天就翻过去了，春天铺开在脚下这片工地上。

是的，工地要开工了，工棚的门一扇扇推开，吱呀声此起彼伏，像这个春天最早的问候。

站在工地门口，最先感觉到的是风。风还是冷的，但不扎人了，冷里头裹着点棉絮一样，不像冬天的风霸道、强势，毫不讲理，现在的风已经有了一点商量，有了一点柔，仿佛在提醒着我们：春天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脚下的土也变了。冻了一冬的硬土，如今踩上去不再是铁板一块，而是微微往下陷，似有弹性。地气从底下升起来，若有若无的，好似大地在轻轻地喘气。这一整个冬天，土地都憋着一口气，现在终于能喘出来了。

是的，春天要开始了。这个信号像冰川上松动的暗流，在每个人心头涌动。

放眼望去，工地上已经人头攒动了。一群群、一行行，从五湖四海聚拢来。有人远远地挥手，喊一声什么，风把声音扯得断断续续的，但那股子热乎劲儿没断。

不知谁先点燃了第一把焊枪。那光亮起来，在灰蒙蒙的工地上一闪，仿佛是划燃的一根焰火棒。紧接着，另一处也亮了，又一闪。

远远近近的焊光此起彼伏，点燃了工地早春的热情。塔吊开始动了，起初缓缓地，像伸懒腰，然后越来越有劲，长臂划出的圆弧越来越大。搅拌机轰隆隆地响起来，那

声音从地底传上来，震得脚心发麻，也震得人心咚咚的，憋了一冬的劲儿，终于有地方使了。

整个工地像一口大锅，底下烧起了柴火，正一点一点地热起来。锤声叮叮当当，人声嘈嘈切切，机器声轰隆隆，混成一片，却不觉得吵，只觉得热闹——是那种憋了一冬之后，终于可以放手手脚大干一场的热闹。这股子热乎劲儿，是春天给每个人的。走到哪儿都能感觉到，连那堆刚卸下来的水泥，都似乎冒着热气。

整个工地都在冒着热气，人是热的，机械是热的，就连路边的地皮，光秃的树干下都在攒聚着热气。

春天的意思，就是这么一点点往外冒的。先在土里，再在草里，然后钻到人心。这会儿，工地上每个人、每架机器、每株草木都憋着一股劲，那劲头来自春天，从每颗心里跳出来，汇成一股看不见的暖流，在这片工地上涌动着、翻腾着。

等到春意再浓一些，日头再暖一些，工地会更热闹，房子拔节更高，桥墩更密，隧道更深，所有的所有都会像春天本身，一点一点地向前、向上、向更远处铺展。春天才刚刚开始，热闹的日子还在后头。

这就是工地开工后的春天。不是写在日历上的，是攥紧在拳头里的，机械敲出来的，人心里生出来的，一个热烈展开的，可以期许的春天。

作者单位：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

吾乡吾土

淡淡乡愁

□ 吴培豪

乡愁，是一盏浓郁醇香的清茶，苦涩中掺带着丝丝的甘甜；乡愁，是一壶岁月埋藏的老酒，香浓间散发着淡淡的醇厚；乡愁，是一段青春美好的独白，直叙里诉说着浓浓的思恋……

每当我感到困惑迷茫之时，仿佛总能看见故乡院土中那片笑得灿烂的向日葵。密布的乌云，遮不住它们对光的热爱与向往。置身其中，我感受到的是向阳而生的希望。

我的故乡，坐落在南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。那里有曲折蜿蜒的河流，有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有四季常青的树木……

惊蛰过后的一场春雨，门前连绵不断的山峦、错落有序的田埂又添了几分新绿。孩童们轻踏着松软的泥土，细嗅着路边野花的芬芳，悠哉自得地向着学校的方向大步迈去。在河流不远处的树丛上，停着几只欢颂春来了歌谣的画眉鸟，婉转动听。乡亲们光着脚丫踩在稻田中央，一边感受春风拂面的惬意，一边弯腰播下春天希望的秧苗。

七月的蝉鸣打破了夏日的宁静。烈日下，金灿灿的稻谷娇羞地垂下身躯，似在窃语着丰收的喜悦。一阵和煦的微风掠过，翻滚的稻浪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油画，不断延伸至山野村落。乡里的男女老少正得意洋洋地忙碌着早稻的收割。远远看去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。茶余饭后，左邻右舍一起聚在院外的龙眼树下乘凉，聊着十里八村奇闻异事，尽情释放着白日里的辛劳。

故乡的秋，没有八月秋高气爽的狂野，也没有霜叶红于二月花般艳丽。伴随着徐徐的清风，便悄无声息地来了。欢快的鱼儿在清澈的河底游动，浓密的庄稼在梯形的田地

生长，如同一张天然美妙的乐谱，弹奏着属于秋天的乐章。洁白云朵在湛蓝的天空中，宛如一匹匹奔腾飞驰的骏马，波澜壮阔，令人如痴如醉。

冬日里，没有银装素裹的冰天雪地，山水和深情依然青翠。院落门前的树梢上，被黄澄澄的砂糖橘压弯了枝丫。远远望去，好像挂上了一个个小灯笼。当凛冽的寒风夹着雨水如期而至，搁置在屋内木梯角落的火盆终于“粉墨登场”。家人乡邻围坐在火盆边取暖，电视播放着前几日刚从集市上买的“牛娘戏”碟片。大家不亦乐乎地唠着家长里短，时光在一片欢愉中悄悄滑过。

告别亲人，远离故土，到城市里去拼搏奋斗、追逐梦想。昔日的故乡仿佛与我越走越远，却又越拉越近。因为无论我走到哪儿，总忘不掉那份潜藏在岁月中淡淡的乡愁。

目光所及，皆为风景。入职中国铁建这个大家庭已将近五载。在这里，我见证了他们烈日高温下埋头苦干的勇毅；见证了他们每逢佳节立足岗位的坚守；见证了他们攻克难关通宵达旦的笃定……他们平凡奋斗的身影和故事就像故乡四季里迷人的景色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，挥之不去。

日已昏沉，当列车驶过的长鸣与落日的余晖相互应和，我按下快门，结束了一日辛劳。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埃，步履奔向项目部的温馨“家园”，我的内心充实而又满足。我坚信，这些涓涓细流的工作点滴，终将汇聚成我心中浩瀚的星辰大海。

家在梦中何日到，春来江水何日还？我将继续带着这份留存在记忆中的淡淡乡愁，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努力，追寻属于自己四季如画的人生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五局电务公司



山河脊梁 张奎摄 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五局盾构分公司

季节物语

最北的春天最深的根

□ 代广鑫

江南的春天是被梅花唤醒的。上个周末，无锡梅园的早梅开了，我独自走到了太湖边。湖风湿润温柔，让我忽然想起家乡的春风——那风里还带着冰凌碎裂的声音，硬朗朗的，刮在脸上像父亲长满老茧的手。

我的家乡在大兴安岭腹地——加格达奇。这里的春天来得太迟，当江南已经草长莺飞，那里的雪才开始松动。就在北山的松林间，有一座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，像一柄刺向天空的钢钎，静静地注视着这座由铁道兵亲手建立起来的林海新城。

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。“爸，家里现在啥样了？”“快了，甘河开跑了，冰排正往下冲呢。”父亲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“河边那些红柳都冒芽了，远远望去像一团团火。前几天我去北山看纪念碑了，站在那儿往下看，整座城市都收在

眼底。”听着父亲的描述，我仿佛看见了那条蜿蜒的甘河，看见冰排相互撞击着向下游奔去。这就是大兴安岭的春天——没有江南的婉约，只有挣脱冰雪后的粗犷与热烈。

父亲说的那座纪念碑，我太熟悉了。1964年，八万铁道兵官兵挺进这片高寒禁区，用最简陋的工具打开了这片绿色宝库的大门。他们中许多人的生命，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春天里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加格达奇这座城市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常带我上北山。他指着山下鳞次栉比的楼房说：“这些铁路、街道，都是铁道兵当年一寸一寸修出来的。你以后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要记得自己是从哪片土地上走出去的。”那时的我还不完全懂得他话里的深意，直到自己也成了中铁十一局的一员才渐渐明白：我们建设的每一条路，都是在延续他们的足迹。

“清明快到了，这几天总有人来纪念碑祭扫。”父亲说，“有穿着老军装的老人，也有像你一样穿着工装的年轻人。大家静静献上一枝映山红，或者只是长久地伫立。”

春风穿过北山的松林，发出低沉的呼啸。那是当年开山的炮声，是打夯的号子，是年轻的战士们哼唱的歌谣。“你爷爷前几天还念叨你呢，如果夏天有机会回来，要带你再上一次北山。”父亲说。

太湖的晚风吹来，带来早梅的幽香。我望向北方，仿佛能看见那座纪念碑，在残雪中静静矗立。碑下的红柳又该抽出新芽了，又一个春天正在大兴安岭的山谷间艰难而坚定地抵达。

无论走得有多远，那里的春风，都会如期吹拂我的梦境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一局七公司

心香一瓣

春晓山村

□ 安玉东

“轰隆隆……”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沉沉的、钝钝的，似睡醒的我被一阵阵春雷声惊醒了。

于是，我睁开眼，披衣起来，推开窗户。清晨的风立刻涌了进来，不是那种料峭、钻骨的风了。这风是阔大的，饱满的，带着江水的气息，从很远的地方一路奔来，扑在脸上，竟有几分温存。

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光秃秃地立着，枝杈却不像前些日子那般僵硬，在风中微微地颤着，像是睡梦中的人动了动手指头。风从树梢掠过，声音也变了，不再是冬天那种尖厉的呼啸，而是柔和的、绵长的，仿佛在哼着一支无字的歌。

窗外的天渐渐亮了，却不见太阳。东边天上堆着些云，不是冬天那种死寂的铅灰色，是润润的青，边缘处透着些微的粉。空气里飘着极细的雨丝，若有若无的，像雾，又像烟，落在脸上凉丝丝的，痒痒的。我伸手出去，半天也接不到一滴水珠，可是院子里的地砖，分明已经潮了，颜色深一块浅一块的，像是被谁用湿布轻轻地擦过。墙角那几丛枯草底下，有什么在闪着

光，是雨水吗？我凝神看去，才看清是冰，残冬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，正在这濛濛的雨气里，一点一点地缩小，最后化作一小汪水，渗进泥土里去了。

这雨，《诗经》里是怎么说的？“益之以霡霖”。霡霖，多么好的两个字，念在舌尖上，轻轻的，柔柔的，像这两雨丝本身。它不声不响地来，不声不响地润着万物，把冻了一冬的泥土，慢慢地泡软了，泡酥了。我想起乡下农人说的话：“这场雨过后，地就松了。”地开了，多么朴素的三个字，却藏着怎样的生机啊。那板结了一冬的土地，就要在这无声的雨里，一点一点地松开自己，敞开心扉，去迎接每一粒种子了。

远处的草坡，前几天看去还是枯黄一片，今天却隐隐地透出些绿意来。不是那种鲜明的绿，是若有若无的；像青烟，又像梦，在蒙蒙的雨幕里浮着。你定睛去看时，它似乎淡了，散了，你一移开目光，它又悄悄地聚拢来，在你眼角余光里轻轻地招摇。这草色，真叫人想起韩愈那句诗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此刻若走到近处，怕是只能看见几茎枯草底下，冒出些嫩嫩的鹅黄

色的尖儿来。羞怯怯的，像是怕人看见似的。可就是这一点点绿意，却让整个天地都活泛起来了。

我忽然想起，该有大雁回来了吧？抬头望天，灰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我仿佛听见了，在云层之上，在那濛濛的雨气之上，有什么声音在隐隐地响着，是雁鸣。它们该是从很远的南方飞来的吧？飞过重重的山，飞过茫茫的水，日夜不停地向着南方飞。它们知道，这里的冰已经消了，这里的草已经青了，这里的土地已经准备好了，等待它们落下来，歇一歇疲惫的翅膀。

我这样想着，忽然觉得，自己也像是那等待雁群的人。等了一个冬天，等得枝条都僵硬了，等得泥土都冻结了，等得心都快要灰了。可是春天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它来得这样轻，这样静，在一声春雷里，一阵东风里，霖霖的细雨里，蒙蒙的草色里，悄悄地，悄悄地，就站到了眼前。

风又吹过来了，带着泥土的气息，带着青草的气息，带着江水的气息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要把整个春天，都吸进心里去。

作者单位：铁四院



天津黄河大桥(水粉画) 徐鹏昌作 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四局三公司